

欧亚学刊

第十辑

EURASIAN STUDIES

余太山 李锦绣 主 编



中華書局

1475631

欧 亚 学 刊



第十輯
EURASIAN STUDIES

余太山 李锦绣 主 编



淮阴师院图书馆 1475631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亚学刊. 第10辑/余太山,李锦绣主编. - 北京:中华书局, 2012.9

ISBN 978-7-101-08590-7

I. 欧… II. ①余…②李… III. 东方学-丛刊
IV. K107.8-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57525 号

书 名 欧亚学刊(第十辑)
主 编 余太山 李锦绣
责任编辑 李晨光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2年9月北京第1版
2012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87×1092毫米 1/16
印张 23 $\frac{3}{4}$ 插页 2 字数 500千字
印 数 1-1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8590-7
定 价 79.00元

谨以此辑

纪念孙毓棠先生百年诞辰(1911—1985)

纪念马雍先生八十诞辰(1931—1985)

In Memoriam

Professor Sun Yutang (1911 - 1985)

Professor Ma Yong (1931 - 1985)

本学刊出版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经费资助

总 顾 问:陈高华

客座顾问:梅维恒(Victor H. Mair)

顾 问:定宜庄 韩 昇 华 涛 蓝 琪 厉 声 李勤璞

林梅村 林悟殊 刘欣如 刘迎胜 卢向前 罗 丰

马小鹤 牛汝极 潘志平 荣新江 芮传明 王 颀

王邦维 王希隆 王 欣 魏存成 徐文堪 杨 军

于志勇 朱学渊

特邀主编:王炳华 沈卫荣 李 肖

主 编:余太山 李锦绣

特邀编辑:李前程(英文)、李伟丽(俄文)、青格力(日文)

主编助理:李艳玲

责任编辑:李晨光

Eurasian Studies

Vol. 10

Contents

WANG Binhua, Shamanism in the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in Xinjiang

Khodjaev Ablat, New Theories on the Etymology and the Location of "Yuezhi"

YU Taishan, The Founder of the Kushan Dynasty: Qiujiuque (Kujula Kadphises)

Sergey A. Yatsenko, The Costume of the Early Turks in Chinese Art of the 6th to 7th Centuries

ZHU Zhenho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econd Turkish Empire (The Post Turks)

Qošud Tsenggel, The Causes of Oyrad's Southward Migration: Centralism and Decentralism in the
Nomadic society

Hojung SONG, The Bronze and Iron Culture in Northeastern China and Gojoseon

YANG Jun, Researches on Koguryo Mo Lizhi

SONG Qing, A Study on the Ethnic Composition of Yingzhou Registered Permanent Residence before the An-Shi Rebellion in Tang Dynasty

CHEN Peng, A Study on the Xibe and Gua'ercha "New-Manchu" in the Northeast under the Qing:
Their Formation and Migrations

Desmond Durkin-Meisterernst, Was the Sasanian king able to read?

LI Yanling, Studies on the Agronomic Crop Production in the Oasis States of the Western Regions in the Third to the Fourth Centuries AD,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tate of Shanshan in the Kharoṣṭhī Documents

Takashi ŌSAWA, The Significance of *Gongyue* City as a Sogdian Settlement on the *Yili* Steppe: An Analysis of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he Turfan Basin

LI Jinxiu, Shi Hedan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Horse Raising in the Beginning of Tang Dynasty

CHEN Ming, Notes on Some Words in the Sanskrit-Chinese Text, *Sanghabhedavastu*

LI Tao,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in the Defensive Constructions at

《欧亚学刊》第10辑

古代内陆欧亚游牧民族的起源与迁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目 录

新疆考古中所见萨满崇拜	王炳华	1
Новый взгляд о проблеме этимологии и локализации Рузие (Юэчжи)		
Аблат Ходжаев		14
贵霜王朝的创始人——丘就卻	余太山	51
Костюм ранних тюрков в китайском искусстве VI-VII вв.	Яценко С. А.	69
突厥第二汗国建国考	朱振宏	83
十七世纪卫拉特南迁原因再探讨——兼论游牧社会“集中与分散”机制		
青格力		130
中国东北地区的青铜器、铁器文化与朝鲜、濊貊		
宋镐晟		142
高句丽莫离支考	杨 军	156
安史乱前唐代营州民族人口探析	宋 卿	165
清代东北地区锡伯、卦尔察“新满洲”编设及迁徙探析	陈 鹏	176
Was the Sasanian king able to read?		
Desmond Durkin-Meisterernst		190
公元3、4世纪西域绿洲国农作物种植业生产探析——以佉卢文资料反映		
的鄯善王国为中心	李艳玲	212
The Significance of Gongyue City as a Sogdian Settlement on the Yili Steppe: An Analysis		
of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he Turfan Basin	Takashi ŌSAWA	232
史诃耽与唐初马政——固原出土史诃耽墓志研究之二	李锦绣	261
梵汉本《破僧事》词语札记	陈 明	277
浅析杜拉·欧罗巴斯的冲突考古学——续论瓠式佩剑法的西传及古丝路		
军事交流	李 韬	292

伊利汗朝の印章制度における朱印、金印と漢字印——元朝の宝璽、官印 との比較から 四日市康博	311
楚瓦什民族起源的研究状况与思考 李伟丽	356
《欧亚学刊》第1—9辑目录 编者	369

新疆考古中所见萨满崇拜

王炳华

古代新疆与北部中国、欧亚草原地带一样,曾是一个萨满崇拜弥漫的大地。而且,其余绪在今天仍见迹痕。这一历史文化现象,古文献中基本不见著录,文物考古研究中,亦少见涉及。本文以萨满崇拜特征较鲜明的文物考古遗存为切入点,对浸透其中的萨满崇拜进行讨论、分析。希望藉此引起相关研究界的关注,对古代新疆大地上曾有的萨满崇拜及其影响,能有更深入的揭示、研究。

一、关于萨满的一般概念

新疆早期考古遗存,尤其是青铜时代或较其更早的文化遗存,保存了不少难以索解、甚至可以说是匪夷所思的文化现象:墓葬前竖置高入云天的立柱、墓室内满是腾翻的飞轮、鹰首鹿身奔突向天穹的异兽、头戴兜鍪、人首三目的怪像……平常形式逻辑均难以说明。浸透其中的,实质是萨满崇拜的文化精神。它曾是早期人类赖以生存、求得发展的精神支柱。

亚欧大陆北部,包括新疆在内,曾是古代游牧民族纵横驰骋、自由来去的舞台。大量的民族、民俗调查资料,充分揭示,东起白令海峡,西至斯堪的那维亚半岛拉普兰地区,尤其是东北亚和中亚地区,生活过的古代民族,自遥远的古代起,曾普遍存在过萨满崇拜,信仰万物有灵。甚至,直到今天,在操乌拉尔-阿尔泰语系的居民集群里,在我国东北地区操通古斯-满语的少数民族中,在他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还可以觅见萨满崇拜遗痕。

“萨满”(Shaman)在满-通古斯语中,意为“巫师”(或谓具“晓彻”意,能知道“神旨”)。是“神”、人联系的中介,有能力沟通神、人与鬼魂世界。它没有什么成文经典,没有规范的组织、寺庙,也没有统一的宗教仪轨。核心观念是“万物有灵”,自然界灾变、人间的祸福,均与各种神鬼作用有关。

在萨满崇拜中,认为宇宙可分上、中、下三“界”,每界又可分三层。这是萨满宇宙观的主要核心。上界七至九层为天堂、为神之所居,最高权威的神灵居于最上层。中界是人与动物

所在。下界为阴间,是鬼魂居所。以女真、满、赫哲等通古斯语族群的信仰为例:上界为天界,又称火界、光明界,分为三层,天神、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神之居处,众多的动物神、植物神以及各民族远古祖先英雄神,也可以高居于九天上界的金楼神堂之中;中界亦分为三层,是人类、禽鸟、动物及其他弱小精灵繁衍的世界;下界为土界,又称地界或阴界,也分为三层,是地母巴那吉额母、司夜众女神及恶魔居住藏身之处。在地界中,也有人生活,有恶魔,也有好人,只是它的季节、昼夜,与人世间相反^[1]。只有“萨满”才有能力可以沟通三界。

虔信“萨满”的原始民族,对自然界中的火、山、日月星辰,对不同的动物,对各自的祖先神,对各别的偶像,存在特别崇拜。

在他们的概念中,“火”,来自天界,是最神圣、洁净之物,能荡涤污秽、驱赶鬼魂,而且可以卜问休咎。于是,在萨满请神作法的过程中,火,往往是不能没有的道具。“山”,是祖先居处或起源地。藉以生存、果腹的诸多禽兽,多为山神所赐,对“山”,总有敬畏之心,故而要祭山。太阳神、月亮神、北斗星、风、彩虹,关系着自身生存、安全。子嗣后代,就是太阳神的赐予,对他们自然都要祭拜。动物崇拜,不同民族往往有不同的对象,满族对熊、乌鸦,朝鲜族对喜鹊,布里亚特人、雅库特人、通古斯人对鹰,都有特定的信仰,认为这些动物是本族的祖先。本氏族的祖神(多是氏族内亡故的曾祖父以上的男性祖先),也是崇拜的主体。人、畜患病,与鬼魂交战,都要祭神求得护佑、禳解。形形色色的偶像,也可称之为“神偶”,如:石、骨、木、草、兽皮、彩绘的人形,它们都各有寓意,与氏族、家族的幸福、安全密切相关,也都是崇拜的对象。在这些观念的驱使下,不同的民族,处身在不同的地理环境,有基本精神相通,但形式有别的多种祭祀、祈祷、禳祓仪式,进行祭祖、求人丁兴旺、送死安魂、祈求狩猎成功、求雨、止雨等等。大量的民族民俗调查资料,有限的历史文献,为此提供了丰富而生动的说明^[2],可以看到原始社会中人们精神世界里曾经占有统治地位的观念形态。它们对破解早期墓葬、壁画中凝积的文化精神,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

二、新疆考古中所见萨满遗痕

(一) 阿勒泰山中祈求狩猎成功、子孙繁衍的洞窟彩绘

民俗调查及萨满历史资料说明,“萨满信仰盛行于亚洲北部……以贝加尔湖附近及阿尔泰山一带较为发达”,“西伯利亚及其附近地区是萨满中心,萨满信仰是阿尔泰语系各民族共同的文化特色。”^[3]以萨满崇拜为切入点,分析阿勒泰地区早期精神文明遗迹,是一个不可轻忽的视角。

阿勒泰山中,近半个世纪以来,发现过多处洞窟绘彩。它们时代相当古老,最早可以到

旧石器时代晚期,绝对年代在去今一万年以前,是原始社会遗存^[4]。其中哈巴河县多尕特洞窟中祈求围猎牛、马成功;阿勒泰县唐巴尔塔斯、阿勒泰市阿克塔斯祈求女性有强大生育能力,实质为求本氏族人口兴旺的彩绘,清楚显示了阿勒泰地区原始社会阶段居民曾经存在虔信萨满、利用萨满巫术求育、求狩猎成功的活动。

多尕特狩猎彩绘色泽赭红,画面达11.25平方米。四头牛、三匹马虽还奔突前行,但已陷于许多人及手、足印的包围之中,牛、马身上多被投枪刺中,有的已倾扑在地。清楚显现了氏族围猎、并获得成功的图景(图一)。将希望实现的狩猎成功,图绘、甚至辅以实物,由萨满祈祝,这是原始社会猎人们视为计划实现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现代鄂伦春人在行猎前都有相类的祈祝活动,显示着其间相通的精神。



图一

阿克塔斯、唐巴尔塔斯求育、望氏族人口兴旺的彩绘,表现得并不形象。阿克塔斯是将女阴图与繁茂的草被绘画一处。由此可以联想草原茂盛与人丁兴旺存在相通的精神。[英]詹·乔·弗雷泽的名著《金枝》,对这类文化现象有过很生动的揭示。在信奉交感巫术可以得到神灵佑助的原始社会阶段,人的生殖与土地丰产、草被的繁荣是相同、相通的,人们曾经虔信,在播种、植物结籽的季节,丁香花开得不旺,苹果结实不丰,夫妻就须要到地头、果园、丁香树下行房事。通过互相感应,即可使土地丰产^[5]。它与阿克塔斯洞窟中彩绘草被上的女阴图像,显示着同一精神。



图二

唐巴尔塔斯岩洞,宏大而诡异。幽暗的洞窟正壁,以赭红色彩图画了四个硕大无比的女阴图像,旁侧有隐喻为萨满的形象:头戴尖帽、须眉齐全、面有三目。女阴、萨满图像之上方

有一几何形图像(图二),与通古斯语族中的鼠星图相似。而鼠星图像,在萨满语境中是“多子”象征^[6],与这彩绘中图绘多个女阴,寓意是十分统一的。岩绘中的尖帽人面形,是

飞升中的萨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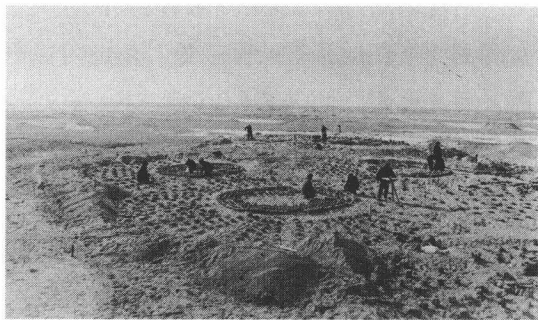
所以判定它为萨满象征,是因为可与清人方式济在《龙沙纪略》中的相关叙述相印证:“降神之巫曰萨麻(满),帽如兜鍪。缘檐垂五色缯条,长蔽目,外悬二小镜,如两目状,著绛布裙。鼓声阒然,应即而舞,其法之最异者,能舞马于室,飞镜躯祟。又能以镜治疾,遍体摩之,遇疾则陷肉内不可拔,一振荡之,骨节皆鸣,而疾去矣!”^[7]“帽如兜鍪”,清楚描绘了萨满的特征。唐巴尔塔斯岩洞中的尖帽面形,恰如其图绘表现。

阿勒泰山彩绘洞窟,是去今万年以前原始社会遗存。艰难的生存状态,狩猎成功方可果腹,人丁增长使氏族在与环境、异己力量抗争中取得优势,是当年氏族生存、发展中面临的头等大事。通过巫师——萨满,在这两个关键问题上,实施一定的巫术,如在人力不可造就的诡异岩洞中图绘心灵要求、请萨满作法,进行祭祀,向神灵求助,自然是一点也不会令人奇怪、也不会令人费解的。

(二)“七”、“太阳”、神居之处,古墓沟人的萨满巫术语言

罗布淖尔荒原上孔雀河下游青铜时代的古墓沟墓地,时代在去今 3800 年前,墓地上满溢神秘韵味的太阳形,实际是古墓沟人遵循萨满崇拜的规则,认真构筑的神居之处,是祈祝古墓沟氏族中重要人物升入天庭的图示。

古墓沟墓地,全面发掘,只见 42 座墓葬,可能是一个氏族群体的公共葬地。其中,有六座墓葬,沙穴墓室四周,为七圈列木构成的圆形,更外为四向散射、有七根列木构成的射线,似若光芒^[8](图三)。参观者称其为“太阳墓”。



图三

这六座男性葬穴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图案?太阳形,都是环绕着七圈列木,而不是六圈、八圈?这“七”圈中的“七”,究竟有着什么寓意?“七”,又为什么和太阳形图像联系在一起?这反映着古墓沟居民当年一种怎样的心态?传达着怎样一种信仰?自 1979 年发掘至今,30 年来,这些问题,始终未有比较具体的说明。但清楚触目的太阳形图像,以及一个带有神秘意味的密码——数字“七”,确实是可以和萨满崇拜中的天、神、神居之处相联系:七层圆圈、光芒四射的光线,构成为一目了然的太阳形。太阳神,没有疑问,是众神之中居于最重要地位的神灵。是人与生命的源头。由此可以推论:古墓沟人构筑的太阳形图像,是萨满崇拜宇宙观的表现,天界在“七”层以上,是神居之处。它可以和七层以上为天界的概念,互相发明,互相印证。青铜时代的古墓沟人,在他们精神世界中,核心信仰确实应是萨满崇拜。

古墓沟墓地这木构的太阳形图像中,埋葬的均是男性。他们可能是精神领袖萨满,也可能是氏族的首长,或者二者集于一身。类似人物有六个,是延续相当年月后的产物。因为只有他们才能交通人、神,才有居于这一墓穴之中的地位。

像古墓沟这样的太阳形图像,在青铜时代的孔雀河流域,迄今再未发现。与古墓沟同属一个考古文化,位置相去不远,时代已到公元前 1650 ~ 公元前 1450 年(14C 结论)的小河墓地,已不见七圈太阳图,但具有神秘意味的数字“七”,却是无所不在,被抽象化为一种吉祥数字概念。

粗略检视小河墓地发掘资料,带有神秘意味的数字“七”,可以说是随处可见。本文以小河墓地 M3 为例。这是一座墓地内相当显目的墓葬。棺前立木高 187 厘米,呈多棱形。在未发掘前,是全墓地最引人注目的男根形立木。其下木棺也比较大,长 225 厘米,内葬女性。在这位地位不寻常的女性身上,宽大腰衣上缀饰“七”枚圆形铜片。她用以裹身的毛布斗篷,织进了“七”条红色条带。她的颈部,是“七”颗玉、石饰珠,置于她臀下的木梳,梳齿是“七”根。边侧一支梳齿上,刻划了“七”组三角纹。她使用的草篓,底部交相编结的两组经草,每组都是“七”根。她使用的皮囊,缝合处边缘分别切割出“七”个方形凸片。她的左胸部放置着一件木雕人面像,在鼻梁上横搭有“七”道细线绳。在其胸腹部放置的 3 支羽毛饰物,羽毛管中插入两端削尖的小木杆,在木杆上刻划有“七”道弦纹圈^[9]。这是一位身份不同寻常的女性。墓内处置的种种细节,还有许多可以深入剖析处。这里,只是摘取了其中与“七”数有关的一些细节。它们绝非随意,而是蕴含着不能忽略的萨满崇拜文化精神。而作为受到小河居民尊崇的女性,表现在她身上的诸多细节,包括被视为“美”、“传统”的处置原则,如随处可见的“七”这一数字,应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同样的无处不在的“七”数安排,在同一墓地的第 24 号男性墓中,也可以见到^[10]。

(三)小河墓地的“立木”:祭天“神杆”

现代罗布淖尔土著居民,在初见这一墓地时,即曾被沙冢上丛丛列列的巨大立木所震慑,因此,他们称这一墓地为“伊比利斯守着的一千口棺材”。“伊比利斯”,意为“魔鬼”,实际上表现的是他们被震撼、无法理解的感情。1930 年,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在报导这一墓地时,称“这个墓地给人一种最阴惨可怕和难以置信的感觉”,传达了同样的感受。2000 年 12 月,笔者自库鲁克塔格山南麓,直插小河,远在四公里外一处红柳包上,即清楚捕捉到了那深深印刻在大脑中、密植于沙丘、高接天穹的立木的景象,同样受到强烈的精神震撼。在去今 3500 年前后,当小河流域居民怀着伤感,缓缓将亲人遗体运到此处沙冢并最后插上一根立木时,其内心的虔诚、似与神灵交通的玄秘,是会远远浓烈于今天的。

给人的逻辑启示就是:这丛丛列列、高耸入天的立木,应该就是萨满崇拜中的“神杆”,是

人神沟通的天梯。

在虔信萨满的古代民族进行天祭仪式时,必须立神杆。以满族为例,这神杆是长九尺的直树杆,顶端削尖,涂抹牺牲鲜血,以飨天神。接近杆顶处,扎谷草把,上置五谷杂粮、猪杂碎、生殖器,或于神杆顶部置锡斗,内放供品^[11]。实例来自满族,表现的却是萨满文化。以之与小河墓地之立木相比较,多有相通之处。

小河墓地上丛丛列列之立木,并不是构建于同一时间。它们分属于多座不同的墓葬,以已见报告的 M24 为例,墓主人为男性,其木棺前有女阴立木。女阴立木后面立木杆。立木之根部,捆着由芦苇、红柳等植物组成的草束。草束中“夹有一根两端削平的粗芦苇杆”和“四支用毛绳缠绕的细长麻黄束”,“还有四根羊腿骨”。“草束旁放一件盖毡盖带粗毛绳提梁的大草篓”^[12]。

立木柱下部的这些物品,都是小河墓地居民生活中十分平常的、但却不能离开的物品,它们实际是萨满崇拜氏族中的神偶,代表着所在氏族崇祀神祇的灵物。以满族为例,这类神偶“有石头、树枝、树根、木料、布帛、皮革等,经过萨满挑选、神验”^[13]。所谓神验,如布帛曾经红水泡洗,或在高山上曝晒,经过神火“薰烤”,或浸染过野兽的鲜血。鄂温克人视为神灵象征的有动物皮、骨,树枝,石头等,人们认为它们内含某种神秘力量,拥有魔力^[14]。将小河立木柱上存在的供品与上述满族、鄂温克人习见的神偶比较,它们是十分相似的。这样相似处置的后面,是相同的萨满文化精神。



图四

说小河墓地满溢萨满崇拜的精神,还可以小河男、女木棺前的生殖神立柱与传统萨满文化中生殖神比较。满族女性生殖神名为“佛赫姆”,图像为椭圆形环,上立小鸟,为童子魂,这椭圆形环在小河墓地即有所见(如图四)。而男性生殖神“楚楚阔”,为一圆柱,上缠一蛇。它与小河女性墓前柱形立柱、墓内蛇形刻木,从外形到思想内核,也是相当一致的^[15]。其他如古墓沟、小河墓地多有所见木雕人面像、人人随身携带的麻黄枝等,也都可以在萨满崇拜中觅见相关的文化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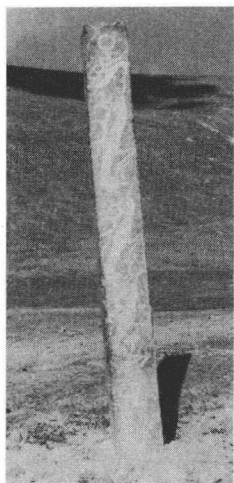
(四)“鹿石”:萨满神上天的梯阶

鹿石,在高高的碑状石柱上刻雕奔鹿形象。鹿角高扬,头部冲向石柱顶端,似乎即将脱离石柱而飞腾。在观察这类刻鹿图像时,一个不应疏忽的细节是:角枝、体态如鹿;头部则作鸟形、猛禽形象,喙部尖锐。它似鹿而包含飞禽的特征。

鹿石,19 世纪已发现于蒙古高原,至今,在蒙古国境内所见鹿石已达 500 多,仍为亚欧草原所见鹿石之主体。可以说明,蒙古高原,曾经是鹿石崇拜最主要的中心地区。其他如西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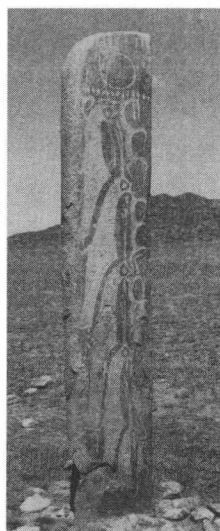
利亚、阿尔泰山前后广阔地带等,亦见分布。新疆境内,主要见于阿尔泰山地及其前山地带,以富蕴(柯柯托海)、青河两地最为集中,也比较典型。

见于青河县境的鹿石,主要分布在青河县东北阿勒泰山腹地三海子盆地,这里是由蒙古高原进入准噶尔的重要通道,主要遗址点在什巴尔库勒。此处见一巨型石堆,高20米,直径60米。石堆四周环以石圈,圈径210米,圈堤宽3米。石圈与石堆中心有四条径道相连,略如十字形,石径道宽达3米。俯视,形若车轮,也像可以帮助萨满上天入地的神鼓及鼓面花纹。在圆形石圈外,有深壕环绕,壕内积水。巨壕周围,有六通鹿石。试举其一:方柱形,地表以上高达3米,石柱面宽0.23米。右侧刻圆环纹及5只奔鹿,作鸟头、鸟喙。左侧刻6只鹿,作鸟头、鸟喙(图五)。同类风格的鹿石见于却尔巴里库勒墓地、小青格里河山间谷地乌鲁肯达巴特墓地。



图五

富蕴县境、阿勒泰山区恰尔格尔,见鹿石一通,侧面顶部琢磨成弧形。通高3.17米、宽0.4米。上部刻圆环,如太阳,圆环下为一道链线,链线下为飞奔向天穹的5只鹿,鸟头、大眼、长喙。眼球之大,超越一般,显为神性之象征(图六)。



图六

值得注意一点,同在青河、富蕴县阿勒泰山地,发现过与鹿石柱上基本一致的鹿纹图像,但有两点不同之处:一是均单只鹿,刻凿在普通岩石上;二是鹿首不作鸟头形,而是基本写实的鹿头形象。

关于鹿石,国内外研究不少。其时代,一般均同意,大概在公元前10至公元前6世纪。其性质,则观点不统一:鹿石拟人、祭祀祖先、护卫灵魂,表现了生殖崇拜、山崇拜、太阳崇拜等等,这些观点,可以说是异彩纷呈。这其中,也有学者提到与“亚欧草原居民信奉萨满教,存在自然崇拜”有关^[16],这是一个富有智慧的、敏感的结论,可惜,持论者只是一笔带过,而并没有以此为切入点,展开具体分析。

笔者观点是:鹿石,是萨满崇拜的表现,祈求着墓地死者灵魂可以由此石柱进入天堂。这里的鹿石柱,如交通宇宙三界的“宇宙树”,也通同于前面提到过的“神杆”,是可以让萨满神上天入地的阶梯。其上刻划的形象,是萨满神的象征,表现了当年一些氏族部落视自身与鹰、鹿存在特殊关联,故而对鹰、鹿特别崇拜。

设置鹿石柱,或与相关祭祀活动关联。对萨满信仰作历史的考察,“萨满信仰盛行于亚洲北部……以贝加尔湖附近及阿尔泰山一带较为发达”,“西伯利亚及其附近地区是萨满中心,萨满信仰是阿尔泰语系各民族共同的文化特色”。鹿石流行于南西伯利亚、蒙古高原、阿

尔泰山地,石柱上的鸟首鹿身图像,则与萨满崇拜中的鹰、鹿神崇拜有关。“布里亚特人相传,与神鹰交配过的女子,是人类最初的萨满”,“萨满最早来自一只通人语的大鹰”。通古斯人、雅库特人的传说中,他们的祖先萨满为神鹰之后裔^[17]。鹿石图像,鹿身而鸟首,鸟首还有一个特别大、自然也特别明亮、锐利如鹰一样的眼睛。满族传说“在祭礼中鹰神为众野神的首神”,“鹰是萨满的主要守护神”。在萨满崇拜的诸多神系中,主要有“鸟神系:以鹰雕为代表”;“鹿神系,鹿角的枝杈多寡,代表了萨满神权的高低”。在萨满服饰中,“神帽上多有鸟形模型……象征萨满在宇宙间自由振飞”^[18]。这些与鹰、鹿相关的崇拜,可以说,正是石柱图像所以作鸟首鹿身的根据。

鸟首鹿身图像凝集着的既是鹰神,又是鹿神崇拜。与此同时,也可见单纯的鹿的崇拜、或对鹰的崇拜。同在阿勒泰山地,青河县境查干郭楞喇嘛布拉克沟中的鹿像刻石、富蕴县布腊特沟中的鹿像刻石,鹿的身体与鹿石中的鹿像几乎都一样,只是脑袋,完全没有鸟首痕迹,而是相当传神的鹿的脑袋(图七)。这就是从另一角度表现了单独的鹿神崇拜与鹿石中图像内涵是并不相同的。



图七

青河石冢,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中心石堆与四周的石圈结合在一起,俨如神鼓,与阿勒泰萨满的法器神鼓的鼓面图案也几乎完全一样。鼓,是萨满做法的工具,藉鼓,他可以遨游三界。因此,鼓,在信仰萨满的古代民族中,是普遍采用的响器。石堆如是设置,更进一步宣示了萨满文化的精神。它与石柱上鹰、鹿神直冲天穹的图像,从外形到内涵,是完全统一的。

(五) 康家石门子生殖崇拜岩画前的祭祀遗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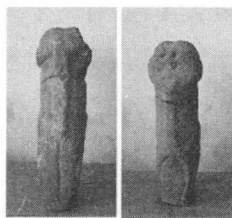
1987年,笔者在天山腹地康家石门子发现的生殖崇拜岩刻画,气势宏大,画面达120平方米,刻画人物近300个。整个画面,以清楚明白的形象,宣示了古代天山居民祈求强大生殖能力、子嗣兴旺、发达的景象:裸女围绕对马、面对男子舞蹈,男女媾合,媾合男女下群列欢跳的小人,刻凿年代在公元前一千年前期。其求育、求人口繁衍的主题,是十分明显的^[19]。本文希望着重说明的是,在实现这一求育目标时,他们选择的环境及实施巫术活动的形式。

岩刻所在的山,与周围山体判然有别,为相当典型的丹霞地貌。岩画所在山体,山势雄

伟、兀然突起,山色赭红,相对高度差不多有 200 米。在周围一片绿色之中,陡然耸立这么一区雄伟的红色岗峦,在知识未开的古代先民心目中,认为它具有非人间的神奇力量,绝不会令人奇怪。

事情还不止于此。这样一处陡然耸立的红色岗峦,竟然被终年流水的两道溪谷环抱,涝坝湾子沟流其南,康老二沟流其东,沟谷内清水不断。整个形象,就如《大戴礼·易·本命》篇中准确表达的“丘陵为牡,谿谷为牝”的地貌。加之沟谷两岸、山前缓坡,灌木丛生、绿草如茵,显得生机盎然。在“万物有灵”信仰的古代先民心目中,这里绝对是一片有灵性的、具有特殊生殖能力的土地,是十分便于天人感应的环境。天山深处的古代先民,虽然没有留下如前引《大戴礼》那样的文字,但他们心灵深处对这片山水的感应,却是完全一样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才将祈求强大生育能力的岩刻画,放在了溪水环抱之中的赭红色陡立丹霞岩体下。

在常年流水,形若女阴环抱、陡立如男根的山体下,刻画了祈求男根伟岸、子女成群的画面,当然还要请萨满作法,将人间的祈求申达于上天。这也清楚留下了遗迹:在岩壁所在的峭壁下,进行发掘,“自表层深达四米以下,都是一层又一层相叠相压的烧灰、炭屑,其中杂以烧骨。每层厚达约 10 厘米。这可以肯定是长时期内不断烧火形成的堆积”^[20]。萨满崇拜中,有火祭习俗。火祭后,可以野合,认为这可以实现生殖繁衍的愿望^[21]。近年,呼图壁县文管所曾继续在这片火灰中进行清理,竟发现了一躯两性石刻像。高约 60 厘米,花岗岩质,总体特征如男根,在一端又显示女阴图形(图八)。其祈求两性结合后具强大生殖能力,与所在环境、岩刻画面、火祭巫术,精神一致^[22]。



图八

(六) 罗布淖尔 LE 墓室壁画图像

2003 年 2 月,罗布淖尔湖盆西北,LE 古城附近一高大雅丹顶部,一座重要的斜坡墓道壁画墓,遭到严重盗掘、破坏。观察劫后现场,情况是:古墓穴选择在一条东北、西南向的雅丹土丘的顶部,其上有土坯建筑的塔形遗迹。参照李文儒的报告^[23],结合 2005 年 10 月笔者自己的现场观察,可以明确的结论是:墓室形制是斜坡墓道、前后墓室。墓主人木棺置于后室中,前室略近方形,中心部分立土柱,前室四壁、土柱上满绘彩色壁画。前墓室北壁,为一跃起的紫红色马,前室南壁(墓道西侧)为一独角兽,黑色、眼鼓突,显为獬豸。作用略如镇墓兽。在甘肃西部敦煌、嘉峪关一带,魏晋时期墓葬中,多见木作獬豸形象,作用是完全一致的。与其相对(墓道东侧),有红衣、蓝衣人物像,稍漫漶,似为佛画供养人。如是与佛教相关图像,处于这一地位,值得思考。前室西壁,红驼、白驼互相嘶咬,身后各有一人着白衣长袍、黑靴,正用木棍将驼隔开。前室东壁,为一列并座、手持不同形状酒杯的 6 人,男性 3 人,穿

圆领长袍,不开襟,腰部束带,长袍分别为红、紫、白色,居于左侧。右侧3人为女性,短衣帔帛,下著裙。前室中心之泥质圆形立柱,柱上满绘飞轮。后室四壁也绘飞轮,墓室之中为木棺,棺上盖麻布,麻布已被盗墓者撕毁,残存部分,可见出星云纹。

两汉时期或其以前,自吐鲁番至罗布淖尔,墓葬均竖穴、或竖穴偏室。从墓葬形制、绘画风格分析,墓葬时代当在两汉以后、魏晋时期,公元四世纪左右。

这类斜坡墓道、前后室、前室见立柱的墓葬,在LE古城附近,据李文儒报导,不只是一处,而是一片。表现着同样信仰,具有同样丧葬文化的居民,与西邻的营盘墓地,存在差异。

从前室中的立柱,立柱上飞腾轮形,后室墓壁上满布的轮形,给人以浓烈的灵魂飞升的观念、追求的联想。问题在于,有什么根据,说这种飞轮图像与萨满信仰存在着关联?

在庄吉发《萨满信仰的历史考察》一书中,附录了《尼山萨满传》(海参崴本,满译汉)。传文详述了尼山萨满为了救一个不幸早逝的孩子,上天入地,寻找他的灵魂。途中“走过一处大屋内,有一个大轮盘在滚动着。里面有一切牲畜、走兽、飞鸟、鱼、虫等生灵,一群一群不断地跑着、飞着出来。萨满看了这个便询问。回答说:‘这是一切生灵转生的地方。’”^[24]这重要的萨满文献,清楚说明:一切生灵转生,是与一个转动的大轮盘关联在一起的。墓室内到处飞腾的大轮,毫无疑问,自然是为祈求死者转生而设置的。因此,遍画飞轮,表现的应该是萨满崇拜的思想。

(七)吐鲁番洋海萨满墓

在吐鲁番盆地鄯善县境洋海,近年发掘了三区大型墓地。其中一号墓地的时代,发掘者判定在公元前一千年前至公元前500年间。在这片墓地中,发现过两座别具特色的墓葬。其一,编号为M21,椭圆形竖穴,上层葬一女性,下深70厘米后,为一男性。“头部前方立一木棍,木棍上套一付马辔头。男尸保存完好。身穿毛布衣裤,外披皮衣,足穿皮鞋。头束一圈用贝壳装饰的彩色毛绦带,颈下配一条穿了玛瑙、绿松石的项链,耳环一为金质(右)、一为铜质(左)。左手握木柄铜斧,右手握缠绕铜片的木棍,腰身下配二皮囊,其一装弧背铜刀,又一盛铜锥,脚下为羊头”。这是一个装饰相当特别的人物。

另一座墓葬,编号为M67,同样入葬男性,身穿“毛布圆领式开襟大衣”,“毛织的连裆裤”,腰部为“花色艳丽的宽腰带”,“小腿用了3厘米宽的带子缠绕,带子上吊着一串铜管、铜铃,铜管共18支,圆筒状、长短不一,管径0.5厘米。下面缀附铜铃。皮靴装饰着青铜扣”。这座墓葬中,还出土过两件铜贝,出土情况未见说明,当也是一种佩带的饰物^[25]。

在洋海墓地近千座墓葬中,这是唯一两座墓主人装束特殊,不同于一般的墓葬。头上的贝饰、绦带、脚下的铜铃、手中的斧、饰有铜片的木棍,无一不令人想起跳跃、奔腾、驱鬼求神作法活动中的萨满。令人唯一感到不足的是没有见到萨满作法中不能或缺的皮鼓、铜镜。